

十 月 小 长 篇

一路花瓣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窦红宇^著



十 月 小 长 篇

一路花瓣

北 京 十 月 文 艺 出 版 社



窦红宇^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路花瓣/窦红宇著.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4

(十月小长篇丛书)

ISBN 7-5302-0714-8

I. 一… II. 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21661 号

十月小长篇丛书

—路花瓣

YILUHUABAN

窦红宇 著

*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100011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32 开本 7.625 印张 17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5302-0714-8

I·697 定价:15.00 元



十 月 小 长 篇 丛 书

儿子没有人带，是警察张明和房地产商米雅共同面对的现实。然而，不同的家庭、身份、性格和地位，使他们步入了不同的人生轨道。直到有一天，张明的妻子到米雅家做保姆，米雅的儿子遭遇绑架。这两个中学同学才又碰头，他们发现，生活留下的只是一路离枝的花瓣。

围绕绑架案件，警察们的日常工作，城市一隅罪恶的角落，犯罪分子狡诈的伎俩，卷入其中的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一一得以展现。广阔的生活世界，逼真的人性挣扎，都随着案情的发展渐次水落石出。

第一章

儿子没人带，这是城南派出所一探组探长张明感到最窝囊的一件事。

没人带就没人带了，孩子找不到人带的事常有，又不光他张明一家。这种事，有时候两口子凑合凑合，想想办法也就过去了，没什么大不了想不开的。可让张明感到窝囊的是，这件事完全是由自己父母引起的，也就是说，自己的父母不帮他带儿子。不仅不帮他带，他那全是当副主任医师的爹妈还说，你小的时候我们还不是自己带过来了。尤其是在张明的儿子一两岁最需要人手时，他们却常常在张明和他老婆丽红的耳边以身体不好为由表明态度——保姆费我们出，孩子还是你们自己带。弄得张明像是来跟他们要保姆费似的，时时语塞，心里极不痛快。

丽红就常常拿这件事做把柄，跟他较劲。可一旦较起劲练起嘴来，张明还不敢太大声，因为儿子在他们吵完闹完后照例要被送到外婆家。后来张明也就习惯了，脸皮也厚了，常常是一有事就开着车把儿子往老岳母家送。先还是亲自送进家里，有事没事同岳父岳母打个招呼，闲扯几句，后来他慢慢就养成了一个习

惯，车在酱菜厂的家属区里一停稳，他就一抬下巴朝其中的一幢楼一努嘴，说，儿子，自己去。他儿子就像接到命令的警犬一样，从车门里蹿出来，晃着细瘦的身影在他眼前消失。

自感既吃亏又委屈的丽红时不时就会在他忘乎所以的时候提醒他一下——你别忘了，你儿子还让我妈领着呢。

最近丽红又换了一种说法。吃晚饭的时候，她说，你爹你妈真是邪到家了，给他们生个白白胖胖的人孙子像是做贼样的。不带就算，以后，也别指望我儿子叫他们声啥的。

叭的一声，张明把筷子拍在了桌子上，问老婆，你怎么老是这样唠唠叨叨的，你嘴里有屁臭吗？

你嘴里才屁臭呢！丽红的嘴里刚刚塞了一条酱鱼尾，油红油红的，像只惹是生非的猫。

那你怎么老是拿着这件事不放，唠唠叨叨的，我看，你是要跟我结仇是吧？

我就是要跟你结仇怎么了？我告诉你，你爹你妈早就跟我结仇了。他们明摆着就是看不起我这个下岗的。

你放屁。

你才放屁呢。我告诉你张明，我八辈子没见过这样做爷爷奶奶的，看不起我就算了，可孙子是他们自己的。上回儿子得肺炎，大冷的天，你妈有本事把我们娘俩带进那个又挤又臭的输液室就去开什么研讨会去了。还医生呢，还孙子呢，狗屁。

你再说一遍。张明的手不自觉地抬了起来，碰翻了桌上的咸菜碗。

不吃了。丽红顺着咸菜碗瞥了一眼，把自己手里的碗一推，闷在一旁快要流出泪来。

本来丽红一举儿子输液这个例子，张明的心就会软下来。可今天不同，今天张明的手已经抬起来了，而且，还碰翻了咸菜碗，这手就怎么也放不下去，除非那咸菜碗自己又咣当倒回去。

张明就侧眼看了看儿子的座位，他想要是现在儿子在看着他，他就顺势轻轻一巴掌，再骂声你看什么看之类的，手就自然放下来了。但是，那时儿子不见踪影。

张明只好一巴掌拍在了儿子的座位上，他怒从心起，声音大了起来。那你怎么不带？你下了岗一天到晚在家闲不闲得慌？老子还要上班挣钱养你们呢。

养？就你那点小工资你养得起吗？养儿子还直喘气呢。丽红丝毫看不出有嘴软的征兆，话里的刺比她刚才吐出来的鱼刺还多。

你敢再说一遍。张明嗖地站起，抡着巴掌就要朝丽红扇过去。你今天是吃错药了还是投错胎了？

你才投错胎了呢，你就是投错胎了。依我看，你根本就不是你爹你妈生的。丽红说完，抬眼一看，吓得哇的一声，低头就躲。

张明的巴掌已朝他老婆扫了过来。

不过了！丽红站起来，猫着身子就往卧室闯，衣袂带风。翻在桌上的咸菜碗叭的一声掉在地上，碎成几块。

不过就不过。张明一跨腿绕过饭桌，握着拳头追了上去。

刚追到卧室门口，张明就听见了叭的一声，接着，丽红惊恐的叫声就从里面传出来。

张明急忙伸头朝里看，花盆是儿子从阳台上弄翻的。而五岁的儿子已爬上了阳台的边缘，正双手勾着晒衣服的铁丝，伸展开

身子俯视着他们。

小子你要干什么？张明大吼一声，几大步就要冲过去。

但只几大步张明就停下了，他发现儿子被他吼得一哆嗦，儿子一哆嗦，他就觉得整个阳台就要从五楼垮塌下去。他再不敢动，只轻声说，儿子儿子，别动，爸爸来抱你。

儿子就动动，铁丝闪了闪。

张明的魂已飞了出去，他感觉手脚冰凉冰凉的。儿子身后的背景，是夏天开发区荒芜的工地上大片大片的绿草，此时，它们像一只只嗅到儿子气味的匍匐在地的狼。张明再没想什么，他以一个老奸巨猾的罪犯都意想不到的速度扑向儿子，拦腰把他摘了下来。

啊！——丽红又大叫一声。

叫你爹！张明缓过劲来，回身骂了一句。他狠狠在儿子屁股上甩了一巴掌，小子，我看你还敢不敢到阳台上玩。

哇的一声，仿佛催生似的，儿子终于哭出声来。

二

米雅的儿子也没人带。房地产商米雅七岁的宝贝儿子不是没人愿意带，相反，人人都抢着带，可那小子仿佛天生是块磨人的料，除了他妈，他谁都不要。

儿子一生下来就有三个保姆，一个负责煮饭，一个负责清洁，一个负责陪着他玩。负责煮饭和清洁的年龄大点，跟米雅差不多，儿子管她们叫郑姨和孙姨，负责陪着他玩的年龄小一轮，儿子管她叫芳姐姐。那时，米雅手头才有几百万，刚刚涉足房地

产，可米雅每人每月开八百的工资，三八二千四，七年前，三个人一年下来，就挣得比机关干部的都多。如今，米雅算得上这座城市富人排行榜上前二十位的人物，生意越做越大，每年都是上千万的收入，置了别墅，挖了游泳池，买了跑车，但是，这三个保姆她怎么也舍不得换。她哪里有时间再去找三个如此熟悉儿子吃喝拉撒的人。再说，儿子连这三个跟他从小一齐长大的人都不要，他还能要谁？米雅就给她们加工资，每人每月一千五，照样比现在的机关干部拿的多。米雅想，有她们在，至少她在外边跑生意时可以把心放下来。

可儿子却打算永远不让她放心了。

比如，她好不容易把分管城市建设的高副市长请出来吃顿饭，正商量着在城南开发区买地的事，儿子的电话就打来了。妈妈，你在哪？干吗又不回家？

妈妈在外面有事情。米雅慌忙瞟了一眼高副市长。

那我怎么吃晚饭？

有郑姨煮给你吃。

我不要郑姨煮，我要你煮。

你听话，妈妈在外边有事，郑姨煮给你吃，吃完了让芳姐姐陪你做作业，好吗？米雅有点急，她看见高副市长对她已心不在焉，转头跟别人说话去了，刚刚提起的签合同的事又得重提。

不！我要你回来我才吃！儿子的口气硬得像他动画片里的奥特曼战士。

这怎么行？妈妈不是跟你说过，不按时吃饭会得胃病吗？

不！我就是要你回来陪我吃。

好好好。米雅一看缠不过他，就随口答应着，那你先把作业

做了，好吗？

好。儿子一下兴奋起来，问，那你多长时间能回来，半个小时够了吧？

不行。

四十分钟？

不行。

一个小时？

好吧好吧，就这样，再见。米雅胡乱地敷衍了一句，连儿子的“再见”都没听清，就压了电话，忙转向高副市长。

等好不容易旧话重提，签合同的事刚刚有了眉目，米雅心怀感激与兴奋站起来向高副市长敬酒时，儿子的电话又响了起来。这一回，米雅不能去接，咬着牙把话说完，把一杯酒当着高副市长和在座的各界名流喝了下去。只不过，这烦人的响动把一桌人弄得一愣一愣的。

刚坐下，儿子的电话接着响起，米雅只好去接。

喂。她让自己的声音尽量透出一个女人的温柔，让看向高副市长的眼神尽量显得沉静。

妈妈，我提醒你，只差二十分钟你就必须回来了。

米雅差点没气晕过去。她停顿了一下，让自己稳稳神，然后轻声对着话筒说，你叫郑姨来，我跟她说。

不行，我不叫。你别想叫她们不让我给你打电话。就这样了，再见。儿子咔哒一声，挂断了电话。

米雅只好作罢，又对着高副市长微笑一下。

怎么？家里有事？高副市长关切地问一句。

没有没有，是我那儿子不懂事，乱打电话。市长请，请，大

家吃，吃。米雅那时就感觉，她的心恐怕要永远悬在自己手里那双挥来指去的筷子尖上了。

这还不算什么，儿子的另一种电话，却几乎可以要她的生意就此泡汤。

那天晚上，她正陪着一个房地产商喝茶。那家伙是个外地的暴发户，之所以愿意出两倍的价钱买她手里的三十套房子，完全是因为对她另有企图。这是一个女人天生的直觉，何况，这种直觉来自一个生意场上精明的女人。那个夏天的夜晚，米雅喝得微醉，为了吸引那家伙，她还特地穿上了一件能让自己各个部位发出光来的晚礼服。坐在那家连卫生间里都挂满了油画的天井里，紫薇花和橄榄树叶的香味恰好从鼻尖飘过，米雅使劲让自己的笑声放肆起来。她一会儿笑得仰面朝天，让自己的胸全无防备地在那家伙眼前晃动一阵，一会儿又笑得弯下了腰，看似无意地在那家伙肩上打一拳。然后，在专注地盯着他看时，她感觉她呼出的气息快要把那家伙淹没了。

儿子的电话就响了起来。米雅接听时，她看见那家伙眼里突然有了一种狐疑的光。

喂。米雅皱了一下眉。

妈妈，你还不回来，我怎么睡觉？

我有事，你自己先睡，别等我。米雅发现，那家伙竖起了耳朵。

你在哪儿？

喝茶呢。

那我不洗澡啦？

怎么不洗，洗了澡，先睡。

不行，我要等你回来。

你就别等我了，你洗了澡先睡不行吗？乖，我有事，要挂了。米雅匆忙挂断了电话，但她立刻悲惨地感觉到，那家伙已兴致全无得像一个失恋的大男孩。

她不能解释，既然要在那家伙面前保持住神秘感，她就不能让儿子一个电话揭穿她的老底。再说，这种事根本就不能在这个微妙的时刻去急于说清，“是我儿子的电话。”——这句话就连傻子也不会在這時候说。她也不能撇下客人去接电话，这样会给客人一种不礼貌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一定不能背着客人接电话，这是生意场上一条不成文的铁定的规矩。你只有这样做，才能给客人一种安全感，人家才觉得你可靠。不能不能不能，做生意，就是要你在所有烦人的不能中熬够了，才做得出能来。

我真想，我真想……米雅开着她那辆被野玫瑰的紫红色紧紧包裹的跑车在深夜的大街上奔驰。他要不是我儿子，我真想掐死他算了。他要不是我儿子，我真想把他丢在路边算了。他要不是我儿子，我真想让人把他拐到大山里卖了算了。我真想……一道一道的霓虹在车身上飞溅着，风把她的长发扯得哗哗作响。

可是，只要车一拐进那所大房子，只要听到身后那扇大铁门砰的一声牢牢关闭，米雅的疯想就会随着跑车的进口发动机缓缓熄灭。随之而来的，是真正涨满心胸的温热温热的冲动，就像孙姨提前在大浴缸里放好的那池热气腾腾的水，粼闪着，盈晃着，让她抑制不住。

她就飞快地洗完澡，吹干头发，做完面膜，在自己身上从头到脚抹完护肤膏，然后，轻脚轻手拐进卧室。儿子已经熟睡，但是，她会把他的头紧紧依在自己的乳房上，似乎要从这里，把自

己所有的温热让儿子吸干。只有这时，她觉得悬了一天的心总算可以放下来了。

而米雅已是泪流满面。

三

张明在跟老婆吵了一架，又朝他儿子屁股上狠狠甩了一巴掌后，就开着那辆半死不活的吉普车出了门。他倒不是跟谁赌气，气早就被儿子和阳台吓瘪了，早就被老婆一把抢过儿子紧紧抱在怀里的情景海绵一样吸得干干净净。他是心烦，他甚至在车轰隆一声蹿起来的时候还在想，自己之所以刚才对老婆不依不饶的，完全是因为这几天见人就想骂大街的缘故。

门外是一条陈旧窄长的小巷，风浸雨蚀的墙头，紫薇花蜂拥而下，一丛一丛拍打着张明的车窗，仿佛一次一次在跟他开着不大不小的玩笑。

这几天，张明就一直觉得像是有人在背后跟他开玩笑，开天大的玩笑。先是老婆两个星期前从塑料二厂下岗了。老婆又不是比别人缺胳膊少腿，凭什么就是她下了岗，凭什么张明觉得八辈子都不会跟他挨边的事就真的让他给碰上了。这女人下了岗，面对着一下被毁了的过去和怎么也说不清看不透的未来，好激动，好幻想，嘴上就叽叽咕咕成天说个不停。这日子也就被老婆那张乌鸦嘴说着说着就艰难起来了，就不再消停了。

其实老婆在前一段时间对下岗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那时，厂里不发工资只发海绵，跟每一个工人交代说，从卖海绵的收入里提千分之二十作工资。张明倒没费多大劲，只打了三四个

传呼，那帮在街上玩的像麻子小五和烂盘子他们就在十来天里帮他老婆卖出了一吨多。但是，市场上的海绵越卖越多，也就没几个人能卖得动吃得消，厂里干脆就连海绵也不让卖了，每人每月发一百八，回家闲着。这女人回家闲着，肯定就要没事找事，扯上丈夫跟着烦。丽红就天天在张明的耳朵前唠叨，一下说张明你名气不是大得吼一声楼都会塌吗，怎么让我连个工作都找不着？一下说张明你一个小派出所的小警察我看你一天到晚比朱总理还忙，你怎么就不忙忙我的事？依我看你的眼里就只有你那派出所，根本没有我们娘俩。

接着就是工作上的事。十多天了，城南派出所辖区内的女人们时常遭抢，只要是落了单的女人，只要肩上再挎个皮挎包，只要晚上敢出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从背后伸出几只手来，一把拉下皮包就跑。更让人提心吊胆的是，你要是稍微一拉扯一反抗，就会遭西瓜刀砍，首先砍背带，要是再紧抓住不放，就砍手。城南派出所辖区快要被这几个亡命徒变成屠宰场了，前几天，医院里才住进去一个手掌被砍掉的，弄得四处风声鹤唳，人心惶惶。这件事把张明惹得像头急红了眼的公牛，他在一探组公开对兄弟们喊，要是抓着这几个小狗日的，狂扁了再说！但是，这几个小狗日的是谁，张明他们连影子都还没沾边。根据报来的六起案子来看，有三起是在老城门广场附近发的，张明这十多天就带着人连天连夜在那儿守着，蹲坑，连觉都没睡安稳过。

这种时候，老婆又把儿子没人带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搬了出来，在张明看来，肯定就是想找架吵，欠大巴掌抽了。照张明的脾气，这女人天生就是带孩子的，女人不带孩子为啥生孩子？更何况，你天天下岗在家闲着，没有理由再在这个问题上跟我啰啰

唆唆的。可丽红却不这么想，丽红从下岗的那天起就立志要再就业。而且，照她的说法，她要用她的努力找一份好工作，薪水高的，让人羡慕的——我就是要让你爹你妈瞧瞧——她常常这样对张明说。既然要找工作，就得撇下儿子出去到处跑，碰运气，带儿子就成了大问题。平时倒不怎么样，她工作忙，儿子又送幼儿园，偶尔忙不过来送到父母那儿，两个老人也能理解。但这一次却不同，幼儿园刚放暑假，自己又不上班，有的是时间，再天天往老人那儿送就不合适了。再说，张明的爹妈也退休了，他们怎么就不可以带一带孩子？哪怕做个样子也好。自己的大孙子都不带让丽红天天领着往外公外婆那儿送，这叫丽红的脸往哪儿放？弄不好，家里的人早就认为她丽红是个大软蛋、受气包了。她就急，就气，就常常一见张明火就来。

是啊，自己的大孙子都不带，让张明天天开着车往岳母岳父家送，这也是叫张明在家里最抬不起头来的一件事。张明的儿子没人带，这事要是外面的人听见了，谁会信，不笑死才怪。张明是谁？用黄花塘农贸市场的菜贩子或者文化路上卖地摊货的那些小老板的话来说，张明跺跺脚，半个城都要抖起来。用在街上玩的麻子小五和烂盘子们的常识来看，不认识张明的人，肯定就不是这城里的人，要在上海，就要统统归为乡下人了。举个例子——过年前，一伙外地饿急了的贼想大捞一把好回家赶除夕，就在公共汽车上偷了这个偷那个，偷到一个老太婆时，旁边的人实在看不过，就有一小伙子拍拍一个贼的瘦肩膀说，兄弟，别偷了，那是张明的妈。那伙贼大惊，贼头子一边叫停车一边跪在了老太婆的面前，一阵磕头作揖，跑得贼影都不见。老太婆一回到家，这件事传得全城都知道了。传到后来，要是半夜有孩子哭，

大人们边哄孩子边吓唬，别哭别哭，再哭，张明来了。

张明在城里跟老虎一样出名，而他的鼻子却狗一样灵敏。不是吹牛，这地盘里只要有人一不小心行踪诡秘，最多不超过半小时，就会有人来报告给他。他熟悉城南派出所辖区里的每一个人，每一桩纠纷。他熟悉那里的出租房户、租房户、常住人口、暂住人口。因为掌握了很多人的老底和把柄，所以他是那里惟一个想骂谁就骂谁想敲开谁家的门就敲开谁家的门的人。

可是，张明的儿子却没人带。这是张明最不愿意提的一件事。丢面子不说，他总不可能当着别人去骂自己的爹妈吧。这事是怎么弄的？他张明到现在也想不出个头绪。

张明把车吱吱咯咯开上了大街。他想，今晚就趁着有空，回去一趟，无论如何怎么厚着脸皮也要把带儿子这件事跟父母再说一遍。毕竟，老婆下岗了，正四处忙着找工作，她找不到工作心情就不会好起来，她找不到工作这日子就要穷一半，再加上这段时间辖区里发了大案等着破，他张明的日子，确实到了需要人帮帮的节骨眼上了。

我操！这年头无论什么时间都有干什么事的人，可就是没有带孩子的时间就是没人愿意带带孩子。车在忙乱的大街上川流不息，这个念头鸽子般在张明的眼前抖动着翅膀。

夜晚像一个左顾右盼的暗娼，天一黑，就发出混杂着劣质香水味的光来，媚丽着，让人心跳。张明把车开到老城门广场，那儿是这座城市通向每一个方向的必经之路，它像一个银光闪耀的旋涡，使每一个人的目光和企图在夜空中晕眩。

大片大片橘红色的光朝张明涌来，车窗外，它们在急速闪去的路人身上堆积着，构成那条大街上最盛行的色彩。可是，当橘

红色的路灯花朵般绽开的时候，老城门广场就成了警察们的一块心病。城南派出所的每一个警察都知道，那儿之所以一到晚上就热闹得跟农贸市场样的，完全是因为这几年从四面八方辗转而来的暗娼带来的神秘与刺激。这块辖区内的弹丸之地已被撩拨得像一面红耳赤的处男，晕头转向。她们诱惑了这座城市，在某个角落让这座城市发出了堕落而又沉闷的呻吟。

暗娼多得像街上伫立的广告牌，张明从她们投射在街面的黑影上碾过，心想，她们就像地里的韭菜样的，抓了一茬，又冒出一大茬。其实，这些暗娼就是浮在这座城市表面的罪恶的浮萍。一般的经验，警察只要进去轻轻一搅，十有八九就会搅出连扯着各种各样犯罪的污泥和暗流来。所以，在警察的眼里，这些夜空中细瘦乖张的身影就是一条条破案的线索，或者就是一根根罪恶的神经末梢，你只要有心去碰它，全城的罪犯都会跟着惊慌失措起来。

张明也一样，只要案子一没有进展，他就会让一探组的人来这里狠狠抓一通，就像一没有吃的，便从自家地里顺手摘几把鲜嫩的蔬菜一样。

现在，路过这里的张明又自然而然地想起了那个持刀抢劫女人的案子。他就想，这样熬更守夜地叫弟兄们蹲在那儿也不是个办法，再怎么也该从这儿抓几个人进来问问情况了。这些小狗日的都一样，要是还没跑，大不了抢了钱就在城里吃喝嫖赌，说不定，现在还跟这些妓女一齐住在哪幢租来的民房中呢。

想着想着他就忍不住掏出手机，拨通了一探组的电话。

喂，老秦吗？叫小顾他们收线，抓几只鸡回来问情况。我办点事，一会儿就来。